









梅亭先生四六體詩卷之六

道安代

代

然錄凡爾不

之無煩生

善谷有註

於而親結

轉火然山

江蘇道會

得石香新



道安代

得石香新

江蘇道會

轉火然山

於而親結

善谷有註

之無煩生

然錄凡爾不

代

道安代

梅亭先生四六體詩卷之六



海
元
三
日
六
景
畫
人
六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六

通交代

代董侍郎

居詛

回聶制置

子述

聯鑣北闕不得同父母之邦分閩西陲茲又託子孫
 之契塤足欲舞盃手修辭恭惟某官節稟松筠識高
 著蔡有謀猷則順於外孰窺省闈之功非仁義不陳
 於前親結冕旒之眷茲峻登瀛之步載馳輸蜀之車
 騎火照山紅奏功易適靈嶺界天白借重方深佇展
 壯猷進膺黜冊某久於蚊負甚矣鼠窮糠粃在前安
 得有告新之政山藪藏疾尚或希議故之恩

通項運使

寅孫

星臨玉壘冰解金城王人之上諸侯宜復次地官之
屬史臣之拜五善乃肯來天府之雄江漢埒清岷峨
增重恭惟其官忠為國許學富家傳聖門服七歲之
師兵法擅萬人之敵矧在鯉趨之日已聞禽拜之風
筆鋒萬馬之交奔才刃千牛之立解廉而不歲出幕
府之十年在哉惟清典容臺之三禮出登郡最入庀
卽闡一節之趨盡司六路之餉生財有道立武足兵
爰趣覲於嚴宸謂丞登於禁角師旆因之飢饉天顧
在西禮樂遠而先華水馬得北爰進木天之直重尋
蓬雪之游歷井捫參昔既依蓮於綠水張箕舒翼今
將傳粟於青天寧須漕駟之淹卽報賦輿之總月升

金掌天近玉京某一介無他八年于外何幸故人之
至可容老我之歸糠粃揚前愧無補庚癸之諾樵蘇
爨後知可飽戊己之營願及戎瓜亟戒行李遣信使
諭蜀道已騰父老之惟與將軍皆楚人亦有子孫之
託其為欣幸固既編摩

通眉州趙開國

希濬

魯衛弟兄之政班固後於先茅召杜父母之敬揚更
慙於前糝肅迎千騎敬遣雙魚恭惟某官卓爾不群
飄然無敵更生寶苑蘊金淵玉海之奇長吉錦囊挾
陣馬風樞之逸三峽游依於綠水連鑣決勝於赤雲
寰內五等之侯游揚已徧腰間六國之印滌濯方新

今得墓頤大似難助然四蜀衣冠之郡宜煩禮樂之
英在三蘇翰墨之場合着文章之尚念黎侯之晚
賦無為叔度之暮來千里之駒原隰每懷於靡及九
畷之鱗朝廷何患其不知某夙託門朋連依鄰蔭豈
料託子孫之契又將合郡國之符綈袍戀戀願見故
人步彛村村久誇新尹恐鞭其後俾營斜谷之木牛
幸疾其驅式慰并州之竹馬其為忻幸罔既敷宣

通徐架閣 天麟

隨冠蓋於京華昔焉託契主文書於凡閣今乃為寮
偶因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又可封府庫以待將軍
之至不容禮緩敢有書先恭惟某官南州高士之家

西園先生之子通价寧隨世俗不煩孟德之疑名位
豈肯卑微真符釋氏之送蔚然三館之望已在八年
之前誰令甲科亦補文學之掌故聊復庚約即是翰
林之主人某偶獲交龜真成附驥合而離離而合詎
知有聯事之期同自異異自同又當廣結交之句

通魏府判昨

李膺非昔自應陪澤畔之大夫魏相有孫顧亦補黔
中之上佐將託交龜之契盍修致鯉之恭恭惟某官
家本黃扉心如白屋風烈挺挺稱故國之世臣領袖
堂堂成外家之宅相聞墳簞之伯仲皆規矩於高曾
白眉最良黑頭必貴顧屈閣人之步來監巫水之州

此地之峻嶺崇岡昔罕群賢之至同坐之清風明月
近方別駕之添公胡為乎來哉民何修而得此但恐
傍觚稜之月難久淹緹屏之星不俟冥黔即迎泥紫
其一寒竊祿再暑負丞北山久笑於鷲猿南岳忻迎
於鳴鳳半載之期非遠尺書之旨敢稽願察來何暮
之謠及瓜而代庶幾推不去之令接浙而行

通武岡樞通判譚知錄良弼

湘濱試吏綴寮案於元昆黔鄙轉丞附交承於貴介
既共飲玻璃之水又并馳琬琰之山託契良多修辭
敢後恭惟某官魯沂華曹虞學高流所謂傑然摘頷
不難於取第式相好矣因心尤篤於友兄屈從樾蔭

之清良見棣華之厚蕪借糾曹之望式隆監郡之權
行矣章交亟其圭覲某里閭晚出伐閱早雕晚倚席
之才投閑乃分茲題輿之有命佐治何能所幸規
矩之陳前可容瓦石之在後友一鄉之善舊正賴於
告新歌別駕之功今敢希於勝昔

通李制機元龍

望太白於岷峨知登上佐辭石洪之漚穀來託底寮
漫期飛逐於溟鴻敢耻弃餘之竹馬斐裁手筆敬控
心期恭惟某官飛譽隱磁揆材良實大科異等一翁
二季之相望鉅典雄編三史六經之可亞居陳父祖
固存世續越公兒郎信有家風滿腹精神燭照數計

而龜卜撐腸文字日光玉潔而蛟翔若為碧落之功
名淹此青油之談笑辟書薦墨一飛皆可以冲天檄
筆幕謀三進顧遲於及雷諒惟中幄正借前籌斟酌
損益必盡忠言治法征謀抑有主出竊聞機筦徑即
州麾君薄淮陽耶寧更遷朱幡之駕誰論仲卿者會
即趨丹掖之班某無挾而窮不殖以落上青天而仰
脅頃逢三峽之倒流瞻白日於舉頭還望九門而却
走偶文翁剖符之再駐許于思弃甲而復來舊政既
幸於告新大事又忻於從長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後
先兩託於交承既見君子庶幾有減蚤夜一期於規
誨

通吳運幹彬

登畿入幕濫同賓容之聯授印合符將托子孫之契
恐以我而為簡敢修辭而立誠恭惟某官學業醇明
器資凝遠長卿凌雲之氣入室何難興公擲地之聲
摩空有素自來歸於韶石謂徑上於瀛洲顧煩上界
之官更贊中都之漕駕輕車就夷路聊養修名入太
學招諸生請親近比某不堪索來又復乏蓮敢圖解
后之間適有交承之好隴西李博與處者所敬惟賢
河南吳公嘗學焉自今伊始

通兩浙林運幹

良顯

湖船一笑固頃邂逅之心冰幕同僚強附交承之契

望筍輿而來止，飭竿櫓而斐然。恭惟某官秀出三山，譽騰四海。摩空作賦，能瘖萬馬之聲。發策決科，卓岷六螯之首。采魯芹於泮水，燃楚竹於清湘。籍未為國子之先生，亦合入文學之掌故。顧屈清廟之器，來贄皇華之光。飄氣凌雲，寧肯久依於綠水。舉頭見日，便應直上於青霄。某折襪短材，濫中末屬。偶然承乏，遂供越俎之勞。正爾失真，久抱佩環之愧。屬聞行李之問，道喜至捲書而欲狂。江漢以濯之，豈但慰懷賢之渴。草木吾味也，庶幾安承教之私。

通澤州劉教授

時可

祭孫寶之龜既竭，吾財倚仲尼之墻。此非子坐懷也。

解去賢者昂來是雖期會之偶然強曰交承亦可也
恭惟某官學有源本行無瑕疵自題千佛之姓名宜
展三神之步武屈官能大何嫌枳棘之棲匪我水蒙
思樂藻芹之采樂樂潭府瑩瑩楚材人非生知之其
必由學教亦多術矣先致其知道本諸身士速哉肖
舞雩沂水共觀夫子之循循發軔天津即繼諸公之
衮衮某強顏越俎矯首望塵佩有若之環此難久假
叱王尊之馭所冀疾驅

通善化盧縣丞

補之

請鄰祭龜不知枳棘之棲越俎代庖定匪竹松之對
懷哉解去賢者昂來請從臭味之同試觀踐更之代

恭惟某官膏燔萬卷學綜九流人見千佛之名經有
垂涎者渠知一第之溷子真摘頷然惟其具大受之
規模故不辭小官於州縣九年考績再轉為丞丞拜
禹穴之雲烟來慰湘江之草木守經據古寧肯破崖
岸而為文騰實飛聲會即登瀛洲而入直某非據而
據時行則行顛倒衣裳公豈嫌於李下歟揚糠粃我
真愧於盧前章叱馭而疾驅既褫章而送上子生孫
孫生子且強負於交承余負丞丞負余姑別容於商
摧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六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七

謝除授內

代魏兵部了翁除編修檢謝丞相

卽省真除叨綴夏官之屬史闈假寵仍紬東閣之書
曾微共二之材况冒兼三之寄一陶厚甚拜重悚然
竊以兵書之在史家近分四種文事之有武備古號
二塗故長槍大劍雖有毛錐之嘲而亂臣賊子難免
麟筆之懼欲兼美職宜屬全材如某者見謂迂踈貌
無操挾少徒志科名之苟得壯始知事業之無窮頃
因遂去島之船甘回泛瞿塘之棹既徧塵於藩閫亦
游駕於輶軒州縣十七年詎曰暮年之去國水陸八

千里寧論千里而見王敢圖三朝之會同倏蒙一札
之收召義雖俟駕禮合造朝甫入觀於原雲道進班
於列宿載惟文昌之務尤嚴武部之司蓋五材民並
用之古無去兵之理而多壘士之耻也今當整旅之
時矧不崇朝之間兼綴編年之職昔楊雄經歲餘之
待詔僅試卽員至韓愈顧年老而著書尚辭史事蛙
固難於語海蛟詎可以負山恭惟某官柱石九筵權
衡庶彙合臯陶合稷契天知許國之心若伊陟若巫
軼人仰傳家之學調十五載更絃之化收七十城憑
軼之功雖當百志之惟熙益思九德之咸事必欲與
天地以相事不容委人物以眇然猥挈孤蹤亦污高

選某敢不勉思厥職惟既乃心乏姚崇奏決之財恐
空塵於戎部成魏收直筆之願當圖勉於策書

代鍾監丞震除祕書省著作佐郎謝丞相

涉筆膠庠正覺丞哉之負濫竽丹府復叨儒者之榮
蛻凡骨於高明聳危肝而感激切以圖書之府實通
天上之星辰英雋所躔不受人間之風月未能免俗
何自為郎左太冲之賦三都始求此職岑文本之奏
二頌乃稱是官况黃道日月之明值紫皇春秋之富
鏘韶鈞而蔚虎鳳邁漢九流充棟宇而汗馬牛過唐
四庫職固鄰於書蟲名亦近於郎烏是為清資宜擢
素望伏念某楚狂一介鄭重半生世科不補於遺餘

家學僅安於淡泊三仕甘廣文之冷若將終焉一朝
拔從事之尤聊復爾耳敢意大鈞之播真無鈍鑿之
遺因其就湏入之章筆之以不次之擢籍田之莢載
柞既沐三熏博士之况不治更索再轉但欲乞治中
而去詎敢窺廣內之歲蓬弱風波敢望接三神之武
壘鹽朝暮初無送五鬼之文忽從來廩之間驟綴蘭
臺之屬孰主張是遂濟登茲伏遇某官命世真儒爽
邦哲輔載萬物以坤元之厚飪百度於崑實之和李
贊皇五十四歲而相君其年如父王文正一十八載
之當國惟德之符方宏翕受之規益廣旁招之路有
憐况散亦玷超遷某敢不讀未見之書求多聞之友

總一百三家之畧益深稽古之功撫三五載籍之遺
或上得賢之頌

代江淮陳制幹韓除監丞謝丞相

烏幕充負方驟通於閭籍雉工列屬更躡造於朝紳
不三閱月之間乃兩承天之寵感恩踰分拊已增慙
切惟國朝立法之至公人材循序而後進欲其脫選
必限以六考而舉以五負至若轉承非內之列院則
外之諸郡縱有特頌之殊渥亦難盡越於常規蓋得
百年幾見之人乃可稱一歲九遷之命詎容異數猥
及凡材如其者稟質顛蒙賦材迂滯蚤記教忠之訓
未知造道之方摘句分章粗耻空談而無用陳力就

列豈敢大言以為欺容貌不能以勝衣知畧何有於
輻輳英主際中興之運而遺黎懷內附之恩遂令白
面之書生往贊碧幢之元帥雖戎政無能為役然君
命寧敢辭難齊人歸疆正可閔離離之黍周行多士
詎容伐坎坎之檀敢圖稟議之來游沐超遷之寵甫
離七階之選遽叅貳監之職家人蓋有嚴容昔居是
職癡兒未了公事乃世此官既材能不及於中庸又
名實未孚於上下挈提至此稱塞謂何恭惟某官命
世宗工奕邦碩輔積十五年秉鈞之績成七十城憑
軾之功謂明王立政惟人常廣開於塗轍而宰相代
天理物難純用於規繩將收度外之財用作邊陲之

氣必使蒙臯比以出姑為買馬首之謀故畧等夷特
加簡拔某敢不仰御恩意退激懦衷指心誓報於寵
靈臨事益思於忠力得人朝廷得人幕下無愧石洪
溫造之流遇我國人遇我衆人明辨中行智伯之報

除國子錄謝丞相

金耀元司愧乏主書之最璧流選屬叨升糾事之聯
非有清資而致然夫何素望之及此一陶甚厚三省
矍然切以化民成俗由學乎其來已古授業傳道解
惑也必惟其賢况風化之本原尤國人之矜式雖居
小職亦選鉅儒在元祐間實用張橫渠之輩至紹聖
末亦取游建安之流此豈庸虛所能稱塞伏念某稟

資若竄殖學疎薰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見
大慙謂之大好乃瑣碎俳偶之辭矧至四五十年之
無聞重感三千鍾之佛洎兩鬢已雪百念皆冰敢意
登畿獲菴莞庫陳人無用苟安掌故之蹤名士滿前
詎堪首善之職忽蒙分席莫遂循墻有先達者為之
前尚恐後生之可懼占小善者必以錄益知大播之
無垠伏過某官柱石九筵推衡百度粉米山藻之色
別繪以袞章鹽梅水火之味殊飪之品實雖當青衿
刺學之後不替緇衣好賢之心有憐蠹魚之專俾致
螟蛉之祝天位與共天職是豈出王公之私人惠好
為人師特恐犯聖賢之戒某敢不益磨行檢加飭禮

維懲創孝先之晝眠追隨昌黎之晨入命汝教胄豈
徒教小技之文章匪我求蒙願勉求放心之學問

除國子錄謝執政

抱關金耀已汙掌故之科分席璜官初乏知新之學
進非有德遷不以勞永言小善必錄之由全出大鈞
無垠之造所感厚甚無謝可乎切以太學風化之本
原其來已古大夫國人所矜式必立之師故雖尾僚
亦關首善道出羲皇而過屈宋猶曰於我何有執文
規姚姒而建莊騷尚聞有笑於列者不善螟蛉羸螺
之祝寧無驪駒狗曲之嘲伏念某學不知方仕未能
信呻其佔畢缺師友之淵源著之話言皆童儒之糠

糝冒昧登畿之綬追隨篋庫之家甲第梁肉之紛紛
豈為我設窮年膏油之兀兀反教人為敢意成均獲
菴糾錄居然從國子先生之後何以報王公大人之
知伏過某官該輔天功奮庸人望收歛攻教恐駕馭
有十駕之材搜攬流離謂鱗鱗皆九罭之選亦既招
諸生而立館下不嫌養萬鍾而教國中憐其役役之
常課以循循之誘某敢不益磨行檢謹飭廉隅孝先
晝眠正恐嘲師之無筭昌黎晨入詎應詰匠以為楹

除國錄謝給舍臺諫

補文學掌故之官何心高位崇京師首善之化乃尾
下僚是名清資非有素望躡進金闈之秩仍依壁水

之流三省踈庸一何僥冒切以成均合國之子弟爰
之^五師簡書畏我之友朋必歸之錄官曹雖職任不
輕在元祐間則伊川橫渠其選至紹聖後則建安龜
山之流今雖乏人何為至我伏念某志雖詔上材不
逮中幼而學之亦欲垂竹帛之尺寸蓋之長矣初未
離溝瀆之尋常甘心此士之江湖絕人 人之官府
敢意主文書於几闈又獲陪冠帶於橋門鄭虔無羶
亦懼官長之罵邊韶有筍尚貽弟子之嘲顧敢招諸
生以來前亦恃有仁人之在上伏過某官網維國論
管攝文盟存先覺覺後之心推欲立立人之學雖當
青衿挑闈之後不改緇衣館粲之誠念聖人之及萬

民亦惟養士思君子之有三樂無若育材故宮商執
爨之桐以規矩登場之木某敢不靖共爾位滌濯其
心業精于勤荒于嬉固當檢押學行之上言之次尤
願琢磨

除回錄謝葛祭酒

洪

掌故無文學之實正覺覩顏首善蓋風化之原猥容
箱尾環顧其中未見可者先達之上為之前焉忻然
小官之不辭樂在君子之易事切以授業傳道解惑
也既立之師同寅協恭和衷哉必率其屬思昔呂正
獻長成均之日實舉張橫渠居正錄之官今茲尋墜
緒之茫茫詎宜用餘子之碌碌阜蠶草蟲非得其類

奔蜂藿蠋難奏爾康如某者鹿鹿凡材魚魚末學賦
資蹇淺迷高明廣大之天淵涉世坎艱多患難賤貧
之日月漫焉未能信之仕淒其不足畏之年由由几
閣之文書蠟綴橋門之冠帶出羲皇過屈宋猶曰儒
術於我何有哉規姚姒建莊騷尚聞諸生有笑于列
者况無所挾何恃而前亦惟親大司函丈之間可以
習小雅隸三之業伏過某官以耆壽俊為社稷臣天
下之達尊三公難他遜君子之所教五帝曰汝諧資
自治治人之準繩岳先覺覺後之矩矱尋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今幸立弟子之行秋陽以暴之江漢以濯
之初何畏官長之罵某敢不尊其瞻視審所步趨商

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遊不謂矣觀道德於前
後聽教誨於左右願卒成之

除國錄回諸州

掌故金耀已愧曠瘵首善璧流誤叨糾錄載省吹噓
之自一歸披拂之人恭惟某官以欲立立人之心推
先覺覺後之學黼散溝中之斷宮商爨下之焦致茲
一寒之蹤分此獨冷之席某未由面謝先辱手牋有
感輪囷無詞稱塞

除架閣謝丞相

十年出幕迷舊跡於新蹊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府
拔之喧囂偃偃之役賦以棲遲偃仰之間甄凡骨以

漸輕聳危肝而知感切以周九職之人既重司書唐
六典之分已存掌故至若版曹之籍專之金耀之歲
在昔時特曰筦庫之官至聖世則為儲材之地栽培
拱把備震風凌雨之幘幪追琢璠璣供方澤圓丘之
之崇壁豈容庸下偶玷選中伏念某質穉無竒學落不
殖少時磊隗尚抱風雲之壯懷中歲蹉跎稍除湖海
之豪氣漫焉未能信之仕已是不足畏之年生辰挹
斗而揚箕竟失餘而得少雙星結柳而送鬼柰驅去
而復還周行萬里之關山復累一陶之坯冶馬伏轅
而卷局直為仰秣之謀燕巢幕以羞池猥沐捲簾之
顧南宮改藝濫厠使令東閣望塵曾微懇禱忽使接

紳綏之武遂令司几閣之文蠅頭牛腰姑備朝廷之
遺忘鼠牙雀角僅防吏胥之漫欺白首青春了無公
事黃簾紫幕宛似儒生非鈞妙播物之仁則小人
無得與之理茲蓋伏遇某官經邦碩德濟世元勳竊
窺堯舜君民之心豈數葦平父子之業寶鼎九廟以
衣裳之會金城四方於樽俎之前元齡入相二十三
年求賢則如一日吉甫薦士三千餘輩流澤蓋在異
時固慙孤賤之蹤亦綴收羅之數某敢不溫尋宿學
討理初心商財賄計班資恐孤德慙官之意 勵廉
耻行禮義圖報先覺覺後之恩

除架閣謝五府臺諫待從

賓冰曹之筵正虞謫滿主地官之度猥玷恩除有憐
鞅掌之勞少佚筋骸之束此大鈞侍從大造妙播物之功
然小人有乘器之慙切惟周設司書既任版圖之職
漢立掌故實崇文學之流馴至皇朝率儲清望元豐
設庫已重此官紹興正名益艱其選况三司併歸民
曹之後以獨員專庀金耀之藏英俊聚于闕庭多由
此出文書盈于几閣初不爾煩士當利器以待時
上亦溉其根而食實詎容瓠落獲預連茹伏念某意
廣才踈名浮味薄韓子四十八以後轉負初心柳侯
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矧可憎之面目仍不利於走
趨從軍無分寸之功失勢幾千丈之落燕巢于幕固

非丹穴之羽毛蛙拘于壩亦豈青溟之脚手孰為之
地有隕自天拔之輜軒咨度之餘付以紫牘文書之
寄開門羅雀得隄鼠不食之倉充棟汗牛皆雁鷺所
箱之紙或容暇日稍理陳編此流俗所謂寂寞之濱
而愚懦則為歲修之計伏過樞密弼諧兵柄叅輔政
機強本朝以折千里之衝舉明主以建萬世之策網
繆戶牖收蠶負偃植之材締繡衣裳辨藻火黼黻之
色肆令諛聞之事仕亦入彀招之儲某敢不跼伏寬閑
溫尋廢忘歐永叔之辨曲直或得於陳按之覩魏翁
翁之條便宜亦願助故事之奏

代陳架閣登謝丞相

贊使指於計臺曾微素望主吏文於民部猥玷清流
未論分寸之躋攀且遂斗升之饒嚼少安三釜實感
一陶惟天朝嚴法令之藏不遺片紙而地官專版圖
之掌又異他曹凡財貨本末源流與夫家之施舍戒
令悉從閣東特設司存故凡守金耀之門多以儲玉
班之彥汗牛充棟雖同雁鷺之生涯待兔守株或綴
鴛鸞之步武歆諧衆口必取譽髦如某者才不瘡人
學徒是古崎嶇一第志其目而中眉奔走四方困於
心而衡慮亦念聖賢之所立底須爵位而後傳彼正
已而不求於人此言何謂然居下而不獲乎上吾道
難行冒馬為東閣之趨志在便南陔之養索長安之

米衆固柳榆對昆明之荷再逢搖落敢意篤豚魚之
信不肯遺蟣虱之微竟挈陳人俾濟故府崔角鼠牙
之業續善而歲之牛溲馬渤之階梯庶其在此伏過
其官乾坤間氣社稷世臣寸心結人主之知一力任
天下之重使定百揆久著經邦論道之功茲惟三孤
始膺貳公洪化之寄文武萬邦而為憲精神千里而
折衝章章已見於歸疆汲汲不忘於求士殆欲市燕
人之駿故先拜越國之蛙知某親老家貧難以待三
年之艾憐某身勤事左無使虧一簣之山姑令守几
閣之文書庶或備朝廷之遺忘某敢不靖共爾位增
益未能芽甲根荦固已累洪鈞之一氣根闌店楔尚

希託廣廈之萬間

代舒架閣 祐 除籍田令謝丞相

故府抱書安分百僚之底新畬再耜庀司十畝之間
絲綸始拜於王言耕鑿詎忘於帝力項踵出生成之
造肺肝深銘鏤之私竊惟周立甸師漢為田令中古
不常於廢置本朝獨厚於優崇端拱親耕猶附九農
正之本元祐著令已班五監簿之前用為羽儀湏清
流而後昇取諸閥閱必素望之已高如某者學即糝
糠才充蕪穢早荒家訓不自策力田之計晚藉世資
乃就食代耕之祿一官漫尉再轉負丞會逢除吏八
百之恩偶玷篋庫七十之數心雖同於白水夢不到

於青雲適金耀之虛負濫角中而承乏小人屬饜而
已既慙地位之高大鈞埭北無垠更陟天田之峻束
吏文於高閣習容典於曲臺矧當大享之丁辰聿嚴
裸覲其在先農之乙地正給粢盛使之叅保介之間
予以聞籩豆之事漸階閏籍可齒朝紳載柞載芟何
敢耻有道之穀不稼不穡所愧取無功之禾伏過某
官柱石九筵權衡百辟明位以序五位適觀四海之
會同少保茲惟三孤實在兩儀之寅亮謂臺閣之儀
正洵子弟庶宗廟之器可交神明丕歲八憲四達之
儀式講三公五推之典肆令駑鈍猥備駿奔某敢不
滌濯其心靖共爾位誕后稷之稼有相當益虔農正

之司帥甸師之屬而耕尚終託天官之造

代舒架閣除籍令謝五府侍從

故府綴負粗謹吏文之守容臺列屬叨陞帝籍之司
聽綸綽之王言蓋簪紳於京秩寵踰望表愧溢情涯
惟漢家田令之官實周制甸師之職歷代不常於廢
置本朝獨厚於優崇元祐定班蓋在五監簿之上端
拱歲事猶附九農正之中副至中興始歸宗伯禮樂
以俟君子惟寅又歆其惟清籩豆則有司存弗仕則
幾於弗問豈圖庸下偶玷選中如某者同前謝丞相
伏過其官當世真儒斯民先覺文武為萬邦之慮精
神折千里之衝朝夕輔台有猷必告于我后夙夜基

命不戰可屈於人兵方將厚鹽梅麩蘖之功諒必廣
芝朮參苓之蓄肆令駕鈍猥效駿奔某敢不欽乃攸
司修其可願八政一食勤身敢怠於共齎三公五推
拭目尚觀於載耜

代文趙思應鈴謝史丞相

試邑三年之民庸之善狀入京一月玷工尹之異除
身未登先範之門夢弗到文石之陛非求而得何德
以堪竊以半面之異孟嘉非相求於未面一言而得
醜亦幾失於無言次焉湏左右之譽褒否則出公
卿之論薦今者絕虻蟻之援驟而綴鷓鷯之行是為
特達之知未有報酬之計伏念某一愚自信三仕無

庸初隱弓刀不敢學上書之尉繼逃麴蘖偶叨舉筦
庫之家當父母喜懼之年效子男附庸之後取田疇
而伍早知有殺之之歎聞絃歌之聲晚乃多筦爾之
笑偶成善罷安有去思身未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為
養一千小宰題治下別駕之輿敢問大鈞錄時文思
索之量誰實吹噓而送上邊蒙摸索於暗中天生五
材古豈容於一闕固有六職今未廢於百工然宮室
苑囿之無增且律度量衡之已正惟服食器用間屬
尚方在梓匠輪輿率多居肆是雖虛轄盍得實材猶
泥猶金固豈逃於陶冶不稼不穡果何取於困塵雖
銜卵翼肉骨之恩實負血指汗顏之愧茲蓋伏遇某

官鹽梅家學家冕世臣一柱擎天獨扶千萬間之廣
厦三槐蔭地詎數十八載之中書每翁受以敷施務
兼收而並蓄惟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既杜閉邪枉之
門故求者不予予者不求以恢洪_正植之氣某敢不
仰思識拔誓竭糜捐赤水無心詎敢作還珠之語白
雲在目願中憐負米之情

代衛運幹樸除大社令謝丞相

計幕中更方俟通班之命容臺通屬遽叨司社之除
非鈞播之無垠知爨餘之必弃思淪骨髓感鏗肺腑
切惟大祀奉禮之攸司實與正字校書而相埒禮樂
自天子出義先郊社之明籙立則有司存職在典章

之習非取簪紳之素望必先闕閱之清流庶存子諒
之心克贊寅清之職詎令庸下遽玷選中伏下累
舉無成孤蹤何取三仕死身於內幕無足策名一身
主畫於外臺僅知守法惟是日畿之奔走實多風浪
之侵陵獨憑卯翼之恩曲全羈迹盡出齒牙之賜遂
足薦章既可脫離選調之灘便使厲饜小人之腹適
值糟糠之在褥小稽松菊之迎門除書有隕以自天
愧汗傍流而至地身如病鶴詎容陪鷓鴣之行枝止
黔驢何足玷麟麒之楹此大丞相所謂采葑之意在
小丈夫則懷據疾之慚摩頂放踵而知恩銘骨捐軀
而難報伏過某官棟掇九廟坵冶萬殊少保茲惟三

孤獨任兩儀之冥亮冢宰掌建六典並收四海之賢
能惟俊乂宜在於旁招何巧拙亦容於雜進曲念一
門之父子甚如異姓之弟兄輔翼之振德之不遺餘
力吹噓是披拂是倍費元功憐某在伯仲之間獨補
選階之冗恐某試子男之邑未閑吏道之師必令致
曲以有成不忍徑麾之使去天生地育尚難回霜雪
之餘岳峻海深何湏消塵之助受知如此揣分謂
何某敢不退省內愆甘求外補成終成始得蒙亟屏
之四方使過使功猶願少彈於一得

代董惠州

居誼

除鼓院謝丞相

負丞支郡冒分千里之符承命本朝俾典四方之軌

恩逾望外愧溢情涯切惟聖王量能授官寧無差擇
君子居易俟命惟有靖共傳明戒於鄙夫史大言於
巧宦苟睥睨孔鸞之集皆覲覲雞犬之仙材固難全
官亦有限牛溲馬渤雖待用於醫師蟲臂鼠肝豈實
心於造化如某者材真樗散性實棗昏科名不補於
遺餘塵俗敢辭於杭走楚萍試邑僅逃製錦之傷古
栝佐州濫竊代庖之譽冒然乘障許以造朝既得郡
於南交漸埋裝而西返常鱗凡介之儔正自分泥沙
雙鳧乘雁之去來何心渤澥顧惟椎鈍乃辱甄收其
求士甚士之求公寥寥斯道不即人而人自即我愧
愧此恩伏遇某官忠結主知道先民覺大鈞播物惟

隨罟以割裁真柄當權肯徇情而俯仰察某乞蟻子
之援知某無鷄炙之求特使啞鐘入司路鼓爰鷓聞
樂不勝疑駭之情罔象得珠殆匪經營之力某敢不
仰承殊渥勉策孤蹤守虎豹之闕無使君門之壅達
玃豚之訟必思民瘼之道

代回鄒泉州賀新除應龍

夏辟三千叅聯弗績冬官六攝長何庸非嶢幪實
免其震凌則川藪密藏其汙疾恭惟某官儒者執事
王之蓋臣海水簸弄明月珠茲亦竒矣曉漏追隨青
瑣闥誰其似之曲為蟠木之容未許樞梧之暝然其
挂冠之歲月居然曳履於星辰恐噴人言誨侮予美

欲乞骸骨而去更借齒牙之餘某視蔭可驚託根自
喜望崦嵫而勿迫漸為歷吉日之謀驅豐隆以寄聲
敢致登閭風之祝

代回諸路賀新除

旅小宰之班深慚久假渙大昕之號猥遂為真雖恭
筆索之華實懼瓶罌之茲未遑摧謝先辱飛戩鏘然
韶鈞杳默咸池之奏粲若藻火扶持夜燎之光徒深
篋衍之歲莫效襜褕之報

代回衆官賀新除

攝事貳卿閱時無補蒙恩進律滿歲為真曾巽謝之
未遑辱搗謙之先及煒然駢麗寵此疇涼墮制有嚴

不克視施而為報襟期甚厚惟當永矢以勿諼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七





本天... 湖... 朝... 同... 書... 藏... 清... 武... 香...



特序先主四六保華卷之七

水
日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19917

一九 年 月 日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pp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